

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
精品创作工程

东门

Dongmen
Do

郭明辉
◎ 著

破

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
精品创作工程

东门破

Dongmen Po

郭明辉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门破/郭明辉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4. 9

(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)

ISBN 978-7-5396-5126-2

I. ①东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17175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出版统筹: 朱寒冬 何 健

责任编辑: 韩 露

装帧设计: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5152158

开本: 700 × 1000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0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出东门，不顾归；来入门，怅欲悲。

——《汉乐府·东门行》

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……

——《旧约·以西结书》

目 录

卷首	001
卷一	004
卷二	069
卷三	155
卷四	229
卷尾	305
卷外	314

卷首

事实上,对于脂城来说,作为城门的东门早已不存在了。

脂城原本是有东门的,不仅有,而且有两座,一左一右,一大一小,分别叫作威武门和时雍门。老百姓图省事,一般叫作大东门和小东门。那是两座扎扎实实的城门,厚重、威风、沉默,像两位退隐江湖的武林高手默然打坐。遗憾的是,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端午那天,大东门毁于日本鬼子的炮火。那天,和脂城大东门同归于尽的还有一头白脸黑身的公驴。那时候,赵爱国的伯爷赵大炉牵着驴,驴身上披着红绸子,正在迎娶麻脸玉婵的途中,经过东门城门洞时,鬼子的飞机来了,轰轰轰,一通乱炸,城门塌了,驴死了,人却没事。这些都是赵爱国的爷爷赵二炉说的。如今赵二炉和他的孪生兄弟赵大炉业已作古,此说由赵爱国做证。当然,当年风流寡妇小樱桃与赵二炉的浪漫爱情,赵爱国也晓得,平时不爱说,喝高的时候会说,当作他爷爷的伟大功绩来歌颂,有意思很。

赵爱国曾是东门针织厂的下岗职工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发了大财,如今已是脂城有头有脸的大老板,经常走南闯北,见多识广。据他研究,在中国乃至世界,大凡有几百年历史的城市,都曾有城墙,城墙上都有城门,一般至少开东西南北四门,所以,和脂城一样,都有东门。耐人寻味的是,许多有着古城身世的城市,其东门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城门的沧桑背景,不知是否成为规律,但可以肯定的是,脂城的东门确实如此。

如今,在脂城的话语环境中,东门是指东城区,指老城区护城河东岸的泛东城地区,甚至包括东郊的部分地区,范围大小根据个人的理解和认识而定。这是一种自由。脂城人不是傻子,也不是疯子,更不是骗子,不会胡说八道的。作为城门的东门在脂城虽已消失了,但是依然巍然屹立在脂城人的想象中。在脂城,提示这一想象的方式多种多样,有十多条公交线路设有“东门”站,还有菜市、花市、酒楼、浴池、商场、发廊、歌舞厅、按摩房、足摩店,等等,以东门命名的不在少数,几乎随处可见。在脂城,多么有头有脸的人,都使用东门这个概念,如果非要把东门说成东城区或城东区的话,准没人睬你,或把你当作不懂事的外地人来嘲笑。也许从这一点能看出脂城人的小肚鸡肠,但也不失可爱。

多年以来,民营企业赵爱国一直致力于东门历史的收集和研究。准确地说,赵爱国是在研究他赵家历史的同时,顺便研究了东门的历史。这符合商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则,也应了一句老话: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对我来说,研究东门是为了在单位谋口饭吃;对赵爱国来说,研究东门是为了搞清楚他的家史。如今,有些出息的人大都重视家史,都想从祖上言行的点点滴滴中,求证自己发达的必然基因,赵爱国尤其如此。说来惭愧,这些年,我端着国家的饭碗,除了收集到一些散落于民间的东门故事,并没有研究出什么名堂,倒是赵爱国的成果非凡,据说正在着手整理出版。对这件事,赵爱国很自信,说,大不了使几个钱!

赵爱国是我的朋友,也是我最好的酒友。我和他认识首先是因为酒,其次才是因为研究东门。一次酒后,赵爱国对我说,他连着几天做梦,梦见当年东门的人和事,像连续剧似的,有鼻子有眼,清清楚楚。梦里他爷爷赵二炉对他说,东门是一座神门,不能随便进出,也不能随便打开,不然会遭报应!这话隐藏着某种神秘的玄机,权且当成一个人的私见。不过,赵爱国说,信不信由你,反正我信!

实事求是地说,信与不信,这是赵爱国的自由和权利,与我无关,相信



与读者也无关。与我和读者有关的是,他所梦见的那一段与东门有关的故事,听起来相当有趣。

卷 一

【本卷关键词】 炮声 寡妇 破鞋 私奔 许愿 公驴 罗曼蒂克
菩萨

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五月初四清晨，日本鬼子打到脂城西二十五里蜡烛山下。当其时，蜡烛山方向炮声隆隆、硝烟滚滚，早起的百姓吓得心惊肉跳，东门寡妇小樱桃却一无所知。那时候，小樱桃躺在九尺巷自家的竹床上，横胳膊叉腿地睡得正香。东山墙上烟窗子里漏进来一柱喷香的光，透过帐子铺满小樱桃的脸颊，腮上凉席的印子和眼角的泪痕糊在一处。昨个前半夜又闷又热，小樱桃烦很，上床吹灯，想到赵家杂货铺的赵大炉，又气又恨。前天去脂河码头买糯米包粽子，听福音堂管家孙约翰的老婆金兰说，端午那天大炉要迎娶钱家的麻脸丫头玉婵。小樱桃将信将疑，有意拐过去查证，老远就闻着一股子桐油味，走近了一看，赵家杂货铺前后院的门窗都上了新漆，门上贴了大红喜字，糰子还没干透！那玉婵快三十的人了，脸上的麻子怕是够八个先生打着算盘数半年，搂着睡觉还不吓醒！在东门，钱家是大户不假，可那钱星樵的德行，别人不晓得，小樱桃晓得，提起来都怕脏了嘴，他大炉居然去攀亲，后悔往常没有看透他那张黑皮！最可气的是，听说大炉四处张扬，玉婵脸麻身子不麻，快三十了还正

经是个姑娘！这话分明是说给她小樱桃听的，嫌她是寡妇，骂她是破鞋！别人骂她可以，大炉怎能骂她呢？小樱桃越思越想越伤心，直恨得牙根生痒，眼泪抹不尽。鸡叫三遍起了风，风是凉风，带股子水腥味，一挂闪接着一阵雷，紧跟着雨也到了，听着雨脚噼啪着地，小樱桃这才昏昏睡去。

小樱桃被一泡辣尿憋醒时，日头已上东门福音堂的尖顶。这时候，蜡烛山方向的炮声暂歇了，一切归于往常的平静。后院里几只芦花鸡扑着翅膀赶群。一股股清香飘来，不要看就晓得井堰边栀子花开得正旺，薄荷叶子绿得冒油。小樱桃趿着绣花鞋，扭着肥胯找马桶。马桶半新，春上才上过两遍桐油，就放在窗台下头。小樱桃一脚踢掉盖子，花裤头还没褪到腿弯，便翘胯坐了上去。小解罢了，打了个寒噤，并不急着起身，长长地伸个懒腰，里里外外舒坦很。藕节子似的嫩胳膊在空中举了一时，放下时顺便一摸腰窝，疼了半个月的毒疔子一夜消了不少，不胜欢喜，想是安福寺的菩萨果然又显了灵！

天气晴好，日头豁亮，小樱桃的心里也亮堂起来，打算去安福寺给菩萨烧香还愿。这时，窗外传来吱吱扭扭的响声，由远及近。小樱桃坐在马桶上，掀开蓝洋布的窗帘往外一瞅，见二炉推着独轮车，狗撵着似的从脂河桥方向跑来，车上几捆粽叶呼啦啦直响。二炉是大炉的双胞胎弟弟，小樱桃一向喜欢，平日里没少花心思勾引，只是那二炉死猪脑子，有意躲着，不搭理她差不多有年把了。二炉一头一脸的汗，正要打窗外九尺巷里经过，小樱桃忙不迭地提上花裤头，头伸到窗外响亮地咳嗽一声。二炉并不抬头只顾走，小樱桃晓得二炉装佯，情急之中脱下一只绣花鞋，隔窗扔到二炉的车子前。二炉停下来了，不看小樱桃，看着那只绣花鞋。小樱桃歪着头笑眯眯看着他，不说话。二炉放下车子，走过去拾起那只鞋，伸着汗津津的粗手隔窗递过来。小樱桃没接，说：“拿进来！”说着，吧嗒一声放下帘子，紧走几步，拉开门闩子。

二炉生得身高体宽，堵在门口像座山。小樱桃一把将二炉拉进来，咣

当一声关上门,转身用肥膀子将门抵住,用力过猛,震得两个奶瓜子突突直颤。二炉把鞋递过去,小樱桃不接,抬起肉乎乎脚丫伸向二炉。二炉无奈,蹲下身来,一手捧住小樱桃的脚丫,一手替她穿鞋。小樱桃故意耍他,脚丫鲜鱼似的扭来扭去。二炉不恼,蹲在那里由着小樱桃耍性子,等到小樱桃耍累了,鞋子终于穿上了。二炉站起来拉门想走,小樱桃不让。二炉一拉门,小樱桃肥膀子往后一撅,奶瓜子一颤,门咣当一声。如是这般好几回,二炉急了,说:“表婶,车上粽叶不能晒!”小樱桃眯着眼问:“二炉,你叫我什么?”二炉嗫嚅着:“表婶!”小樱桃劈脸给他一巴掌,说:“二炉,那死鬼在世的时候,没听你叫我一声表婶,如今他都沤成泥巴了,你还叫我表婶,什么意思?!”二炉梗着颈子,说:“人沤成泥巴了,辈分还在。”小樱桃歪着头说:“这会子你跟我论起辈分来了!二炉,我且问你,那回在脂河桥底下摸我,你怎不跟我论辈分?!”二炉的脸唰拉就红了,嗫嚅半天却说:“日头毒很,粽叶子晒皮了不好卖!”小樱桃双手抱于胸前,说:“那我不管,我非得问你,那回在脂河桥底下……”小樱桃还没说完,二炉扑通一声跪下来,黑黢黢的头正好跟小樱桃胸脯子一般高,说:“别再提那回事了,求你了!”小樱桃顿时心软了,胸脯一挺,把二炉的头揽在怀里。二炉没挣脱,由着她像搂西瓜似的抱着,粗口粗气,吹得她的汗衫子直鼓。小樱桃捧起二炉的脸,说:“二炉,我答应你不再提那回事,你也得答应我,往后三天两头到我这来!”二炉摇摇头。小樱桃问:“嫌我?”二炉摇摇头。小樱桃问:“不想?”二炉摇摇头。小樱桃急了,揪住二炉的耳朵,说:“别死摇你这猪头,说是为什么?!”二炉又嗫嚅半天说:“我发过誓,要是再跟你在一起,老天爷拿雷劈我!”小樱桃听罢咯咯地笑了,问:“跟哪个发誓?”二炉说:“大炉!”小樱桃说:“大炉是你哥,又不是老天爷,他管不着这么大的事!”二炉说:“老天爷也听见了。”小樱桃说:“猪脑子呀你!老天爷听见的多了,事事都要管,个个都拿雷劈,那天底下就不剩下几个人了!”二炉说:“反正我发过誓了!”小樱桃嘴皮子一扯,点点头,说:“晓得

了，怪不得这年把你总躲着我！我问你，大炉让你发誓，可是不想让你碰我？”二炉呼呼地喘气，点点头，小樱桃一跺脚，说：“呸！他大炉马上娶了麻脸玉婵，夜里搂着睡觉快活很，不让你碰我，凭什么？”二炉不吭声，颈子却放松下来。小樱桃晓得二炉心里也不情愿，便摸着二炉的脸劝道：“二炉不怕，东门一带的大事，只归安福寺的菩萨管。那菩萨灵很，前天我去求菩萨治我腰窝的疖子，今个就消了。不信你摸摸，摸摸！”二炉不敢摸，粗大的指头像鸡爪似的勾着。小樱桃捉着他的手往腰窝里摸去，二炉呼呼地喘气，说：“我不敢！”小樱桃闭着眼，道：“猪脑子，让你摸你就摸，不冷不烫，大炉都摸过，你怕什么！”

小樱桃的手多用些力，二炉的手慢慢地展开了。突然，轰隆隆几声闷响，二炉一惊，赶紧抽出手。小樱桃笑得奶瓜子直颤，揪着二炉的耳朵说：“呆啊你！大晴天，不是打雷，劈不到你！”二炉直起身，指了指蜡烛山方向，说：“日本人打来了！”小樱桃勾着二炉的脖子，说：“瞎扯！都传了大半年了，光说来也没见来！”话音才落，又是几声闷响。二炉掰开小樱桃的手，说：“这回怕是真来了！”说罢，挪开小樱桃的身子，夺门而出。小樱桃追到门外，二炉推起车子一猛劲跑起来，脖子扭得死欢。小樱桃弯腰脱下一只鞋子要砸过去，手刚举起来，见二炉已出了巷口，转眼便没了踪影。小樱桃朝着蜡烛山的方向望一眼，一团黑烟正在散开，心里恨很：“猪弄的，早不炸晚不炸，偏偏这时候你来炸！”

其实，小樱桃不相信日本人说来就来了。脂城驻扎守军一个团，那么多的兵手里有枪有炮，难道都是吃干饭的？蜡烛山那么高爬上去都能累死人，难道他日本人能长出翅膀，说过来就能过来？年前传说，日本人占了南京，接着要打过来，都过了半年也没见来。小樱桃寻思，南京是花花世界，金银财宝多得很，好吃好喝的也有的是，猪狗都晓得快活，日本人难道连猪狗都不如，放着快活不要，跑上两百多里到脂城来？脂城屁股大的地方，日本人来搞什么？来放屁臭人？

看来是二炉找话诨人！小樱桃想，这死二炉跟着大炉，怕是也学坏了！

二

小樱桃进屋扑到床上拾掇心情，半天也没平和下来。巷口突然有算命的锣钹在敲，咚一下锵一下，接着是喊，高一声低一声，要死不得活的。不用看，一听那老鸱嗓子就晓得是孙约翰他老子孙瞎子。孙瞎子其实不是真瞎，只是眼里长着白豆壳子，死鱼眼似的。在东门，小樱桃最恨两个人，一个是钱星樵，一个就是孙瞎子。这老不死的孙瞎子给小樱桃算过命，说她命贱，注定这辈子克夫无后。一年到头走街串巷，孙瞎子把小樱桃的贱命传遍了东门一带，连三岁毛伢都晓得。小樱桃大骂孙瞎子一派胡言，你孙瞎子要果真能掐会算，怎不把自己的命算好？怎不把自己的瞎眼掐亮堂？小樱桃不信，别人信，东门三岁毛伢见了她都像躲瘟神似的。唉，菩萨保佑，怎不让老不死的孙瞎子变成个哑巴！

话又说回来，瓜归瓜，豆归豆。凭着良心说，孙瞎子的儿子孙约翰一家人蛮好，看人不狗眼，见面就打招呼，让小樱桃打心底里高看一眼。孙约翰一年四季穿洋服，二接头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，头发梳得溜光，怕是蚂蚁拄拐杖也爬不上去。东门福音堂归城里福音总堂管，平时大鼻子洋牧师安德森住在城里，东门福音堂的一切事务交由孙约翰来操办。孙约翰的老婆金兰娘家也姓李，跟小樱桃娘家同宗，也是从东八十里铺迁到脂城东门落户的，论起来金兰与小樱桃算是姐妹。小樱桃最眼热的是金兰嫁了个好男人，虽说没生出儿子，却有两个丫头，大鼻子洋牧师起的洋名，一个叫玛丽，一个叫安妮。俩丫头模样生得俊俏，嘴巴也甜很，回回见着小樱桃，都叫声小姨娘，沾蜜带糖的。小樱桃在意这些，背后戳破她脊梁骨不要紧，当面敬她一分，便是顶好的人。说起来，也不怪小樱桃在意，一

个二十多岁的小寡妇，模样长得有模有样，进过三家门，克死三个男人，无儿无女，这样的身世，没有闲言碎语她自己都不信。家门口的塘，哪个不知深浅？东门这块屁股大的地方，哪个不晓得她小樱桃两桩罪，一是克夫，二是破鞋。克夫倒是事实，有那三个短命鬼为证，小樱桃怕是赖不掉。至于说破鞋，论起来也不勉强。小樱桃晓得自己不是守身如玉的人，把她放庙里，要是看上顺眼的，裤带照样系不住。克夫也罢，破鞋也罢，这些脏话，小樱桃原本还在乎，后来就不在乎了。脂城东门一带的人都是什么货色，小樱桃晓得，不指望什么公正。猪拱泥，狗吃屎，嘴巴长在人家身上，由他说去！

这年月，在脂城东门，背地里不朝小樱桃吐口水的人怕是少有。小樱桃晓得，要说有，那就是赵家杂货铺的大炉和二炉了。说起来，李赵两家曾是邻居，都住脂河东门码头，赵家开杂货铺，李家跑船，算是知根知底。小樱桃跟大炉二炉同年出生，小樱桃生在夏天吃樱桃的时候，两兄弟生在冬天烤火的时候。那时候，两家相处热贴，仨们从小换着奶吃。小樱桃是独生女，在家多少有点宠，大炉二炉从小都让她三分。前些年，爹妈谢世后，大炉当起了家，兄弟俩伙着把铺子越做越大，日子才慢慢好起来，不过至今都没成亲，还是两条光棍。相比之下，小樱桃出嫁早得多。十八岁那年，小樱桃爹妈到巢湖边上贩沙翻了船，连人带沙沉到湖底一命归西，落下一屁股带两胯的债。无奈何，有好心人出面，领着小樱桃找东门大户钱家借钱。钱家是大户，城外有地上百顷，城内有业两三家，撑门面的老大钱星樵，是脂城万字会会长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老二钱月樵不大争气，吃喝嫖赌吸大烟，身子败得死瓢，四十出头也没有弄出个一男半女。为此，钱星樵没少发愁。当时，钱月樵正好夭妻一年，钱星樵见小樱桃模样俊俏，身子新鲜，有意聘她给弟弟钱月樵填房冲喜，可望延续香火。这本不是件小事，小樱桃却当作小事，收了钱，还了债，二话没说，坐上花轿，忽闪忽闪就过了钱家的门，一屁股坐到钱月樵的床沿上。只可惜，钱月樵

在小樱桃身上忙了一年多,没续上香火不说,倒把自己身子弄得更虚,当年迎秋突患急症,不治而亡。家门出了这等大事,钱家便请孙瞎子来破解。孙瞎子掐指一算,认定是小樱桃命里克夫。钱星樵信以为真,没等出头七,便把小樱桃赶将出来。小樱桃也不好惹,当面跟钱星樵理论:“不管怎说,我小樱桃也是你钱家花轿抬进门的,在钱家床前坐一夜也是你钱家的人,又不是野猫野狗,说赶走就赶走!还有那孙瞎子胡吣,说我小樱桃是克夫命,老不死的也不好好想想,那死鬼身子跟瓜瓢一样,放屁都要扶墙,就算娶个金枝玉叶怕是也保不了他活命!”钱星樵要脸面,怕小樱桃把钱家的丑事抖了出去,愿意花钱息事宁人,几番讨价还价,甩给小樱桃一笔钱了事。小樱桃也不讹人,拿着钱就走,倒也干脆。小樱桃有心眼,用那笔钱在东门九尺巷置了前后院的房子安身,又在脂河湾里买了几亩水田租出去,一年收午秋两季租子,余下的钱留着好吃好喝,倒也舒心。

往后说,没出一年,小樱桃又坐上花轿,嫁给了铁匠铺的孙跛子。本来,小樱桃看不上孙跛子,再怎么也不能下嫁一个臭铁匠。可是孙跛子偏偏就看上了小樱桃,三天两头托媒人来说,要死要活地非成这桩亲事不可,许诺拿出一笔厚礼,又搬出堂兄孙约翰出面保媒。小樱桃见这跛子心诚,便勉强答应,图他一个实在人吧。不过,小樱桃有言在先,我小樱桃命里克夫,你孙跛子可得想明白。孙跛子三十大几,正急得骚狗子似的,说打铁的命硬很。于是,小樱桃就上了孙跛子的花轿。等到上了孙跛子的床,才晓得原来这臭铁匠裆里的家伙个头不小,却不中用,牛鞭驴鞭吃了两箩筐,还是不行。不行也罢,孙跛子还作弄人,打铁的手劲大,把小樱桃当作铁疙瘩把玩,生生把小樱桃玩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小樱桃受不了,当着街坊邻居的面骂:“猪弄的,你裆里夹截猪大肠,哭死哭活非要娶姑奶奶,这不是作贱人嘛!”孙跛子自知理亏,从此后不再与她同床,天一擦黑就出去喝酒,不醉不归。当年腊月,孙跛子在堂兄孙约翰家喝醉了酒,从福音堂门口下台阶时跌一跤,深更半夜没人看着,等到天明扫街

的发现，身子已经硬了。本来以为孙跛子会给她留些家产，不承想除了一屋子破铁烂铜，就是两间旧砖屋，一只大风箱还能值几个钱，当天夜里被两个徒弟偷偷拉走了。转过天，卖了屋子，埋了孙跛子，小樱桃一点也不伤心，看着新坟头心里恨很，这短命鬼，还说命硬，其实哪样都不硬！

有了孙跛子的前车之鉴，小樱桃寂寞了年把，有几回提媒的说来亲，再不敢轻易应允。有一回，小樱桃去东门澡堂子洗澡，被澡堂子姓周的老东家看上了。媒人来说，老东家六十，早些年死了老婆，如今儿女各自成家，想续一房，不求生养，只图结伴，进门就是老板娘。小樱桃嫌老东家年纪太大，说她爹不死，也不到这个岁数。媒人说，岁数大晓得疼人，你是过来人，晓得嫁人那回事，就是图个有吃有喝有人疼的小日子！再说年纪大也没什么不好，过了门，服侍他几年，老东西两腿一伸，家就是你当了！小樱桃动了心，话还是要说明，我小樱桃是克夫的命，问问老东家怕不怕死，怕死就早断了这个念头。媒人转天带回话来，老东家说反正黄土都埋到老颈巴了，死了也不亏！小樱桃咬牙又嫁一回，那死老头子兴头足，头半个月天天晚上都不闲着，回回都起得来，就是没长性。小樱桃方才觉得里面有动静，那东西头一缩就出来了，把小樱桃的兴致撂在半路上。小樱桃想这老东西怕是开澡堂养出了毛病，涮一涮就出来，图节省！只可叹，那老东西也没长命，娶了小樱桃的第二年，在澡堂子里看火房时睡觉不当心，让煤烟子毒死了。七七四十九天，给这老东西戴完孝，老东西的儿女出面了，断然不认老子续的她这个弦，三下两下把她撵出门，包袱扔在门外，沾了一层灰土。好在，那老东西在世时，看管不严，小樱桃私下里攒了些钱，不然真亏死了。

前后不过四五年，小樱桃嫁了三回，最后还是个小寡妇。从此后，小樱桃灰了心，发了毒誓，憋急了找个树桩子骑也再不改嫁！小樱桃发誓不再改嫁，不等于不找男人。在东门只要碰上顺眼的，小樱桃就勾，勾上一个算一个，你情我愿，不谈婚嫁，无牵无挂！小樱桃勾男人不图钱，只要人

看着顺眼,图个快活,看不顺眼的,休想碰她一下,说不定还挨她一顿骂。在东门,跟小樱桃勾搭过的都晓得,床上床下,小樱桃从不收钱物,一把瓜子都不要,非给钱物,小樱桃生气:“收钱就是卖,婊子才卖,我又不是婊子,最多算是破鞋。破鞋就破鞋,我小樱桃这破鞋图快活不图钱!”

在外人看来,小樱桃整天里在东门死疯,其实她心里算盘打得最多的还是赵家兄弟。说起来,钱家与赵家确实是远亲,不太远,还能找得着。赵家和钱家祖上都是脂城东门守土待业的本地人,赵二炉他爹跟钱月樵算是五服外的姑表弟兄,这才有大炉二炉喊小樱桃表婶这回子事。在赵家兄弟中,小樱桃最看重的是二炉,不是大炉。兄弟俩长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,性格却一泾一渭。二炉憨实,往小樱桃面前一站就像个弟弟,惹人怜爱。大炉早早当家立世,街头巷尾混过多年,凡事都要打算盘,骨子里藏着精明。不过,二炉熬过了头,死猪脑子,让小樱桃一时无法下手。大炉就不一样,鬼精鬼精的,一点就破,一勾就搭。就这样,小樱桃一时闲不住,稀里糊涂先把大炉勾上了。

那是去年三伏天,早听说跟日本人打仗的事,不过都是在远处,东门人都不当回事,小樱桃更不当回事。一个后半晌,小樱桃闲来无事,摇着扇子到赵家杂货铺串门子,进门见店里没人,听得后院有哗哗的水响,走到后门隔门缝一看,二炉正光着身子在井堰前冲凉,左一瓢右一瓢,忙得正欢。小樱桃没有吭声,脸有点烫,转过脸去,又忍不住,再转眼一看,二炉正用手搓裆里的东西。本是过来人,明明知道是个什么样,小樱桃心里还是扑腾得不行。这时候,大炉突然从外面回来了,小樱桃一时不知所措,故意说:“你们兄弟俩生意不当生意做,铺子没人看,买针线还要等半天!”大炉鬼模怪样地笑了,说:“二炉在啊!”小樱桃装糊涂:“怎不见人呢?”大炉朝后院努下嘴,说:“二炉不是在洗澡嘛。”小樱桃晓得大炉猜到自己偷看了二炉洗澡,脸红了,说:“怪不得,就听得后院哗啦哗啦的,没敢去看!”大炉还是笑,拿着腔说:“看不看都是一回事,反正我和二炉长啥